

裁军谈判会议

CD/PV.488
21 February 1989

CHINESE

第四八八次全体会议 最后记录

1989年2月21日星期二上午十时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阿尔多·普列塞先生（意大利）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488次全体会议现在开始。

首先，请允许我向今天前来参加我们的会议并将作发言的教皇约翰·保罗二世陛下的国务卿、红衣主教阿戈斯蒂诺·卡萨罗利阁下表示热烈欢迎。红衣主教卡萨罗利阁下是我们大家熟悉的、经验丰富的外交家。他的职业生涯开始于教廷教会学院。1940年，他进入教廷外交机构，1961年被任命为公共事务助理秘书，1967年成为大主教和教会公共事务理事会秘书。1979年，教皇约翰·保罗二世陛下任命他为红衣主教，选定他作为自己的国务卿。他对联合国的事务、特别是在裁军领域的事务怀有特别的兴趣，去年，他在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上发表了讲话。正是红衣主教阁下加强了联合国与教廷之间一直保持着的密切合作。

1963年，他开始奉行一项充满了深刻的普济主义精神的政策。该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教廷“东进政策”。1971年，他在莫斯科交存了梵蒂冈加入《核武器不扩散条约》的加入书。今天，他在我们的工作正进入一个特别重要阶段之时来到我们中间，更进一步地证明了教皇陛下对人类面临的主要问题的关切和关心。现在，我谨高兴地请教皇陛下的国务卿、红衣主教阿戈斯蒂诺·卡萨罗利阁下发言。

卡萨罗利红衣主教（教廷）：我很荣幸今天能在这里发言，也感谢你们给我发言的机会。我代表的这个强国（如果能用这个词的话）绝非是军事意义上的强国，它的武器完全是道德和精神性质的，因此与你们的会议所关切的武器大不相同。然而，世界上很少有谁能比教廷更关心裁军问题，能如此留意地注视这方面工作的进展。教廷常设观察员代表团在裁军谈判会议上积极出现就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我可以向大家保证：我们绝不会忽视你们作出的任何倡议和努力。

这里首要涉及的问题就是生活在地球上所有人的共同利益。几十年来地球上、大气层里、甚至是外层空间中聚集的各类武器对人类既是一种安全保障，又是一种威胁。但是，这一利益在更大程度上基于更深刻的原因。即是一个伦理道德性质的利害关系。的确，与武器和裁军有关的问题涉及许多技术性的因素，皆由专家们进行正确的探讨和彻底的研究，这是许多人的自然看法。这些问题是各国、国家集团、

各地区性及各全球性同盟政治关系的一部分——一个由政治家和国际政治领袖反复织就的复杂网络，发展的方向往往与他们的努力和料想背道而驰。但是，忘掉与这些事情相关的道德性问题和影响也是致命的错误。归根结蒂，它们必须涉及人，保证人的生存，人性的完善，人得以体面地生活并得到与其权利和义务相符的发展——人，是宇宙万物与历史的中心。军备专家自然会意识到这些问题，政治家们也不会遗忘。这些问题正是教廷（但是绝不仅仅只是教廷）最优先考虑和关切的问题。

正是由于没有政治及技术方面的职能，教廷才得以对道德问题进行可以称为更清楚的审视，这种审视不会因为考虑到任何其他秩序（无论它会多么必要）而受到影响。对于你们这些无法忽略上述其他考虑的人而言，教廷的情况或许会使你们对它表达的看法给予稍多的注意。当今世界似乎只愿遵循各军事和经济力量以及各社会阶级和人民利益对立所规定的路线，这种情形带来的问题及利害关系给世界造成极大的压力。在这样一个世界上，教廷的声音力求作道德性最高要求的见证者，特别是要提醒人们注意这一深入涉及人们日常生活的要求。

多年的经验告诉我，在目前的世界形势下，对教廷毫无武装相随的言论，人们即便不是永远遵从，一般也是悉心听取，同时满怀尊重，甚至——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满怀感激，就好象这是一个朋友在努力心平气和地传达人类良知的深沉声音。在各国，包括那些从宗教和意识形态角度看来离国际社会最远的国家组成的大集体中，教廷欣然地接受了这一角色，而且还希望感谢这一大集体给予它的热烈欢迎。

人们认为裁军问题与和平问题密切相关，这十分正确。各国武装的程度越大，燃起战火的危险就越大，因为武器本身在某种意义上会加大这种危险。相反，武器库裁减的成分越多，使用武器的诱惑就越小。这种自发的感觉与一句古老的拉丁箴言所充分表达的悠久而根深蒂固的信念截然相反。这句箴言是：要得到和平，就得准备战争，换句话说，就是武装自己：武装得越好，就越能抵御战争的危险。从这一简短的话语，从它所谓“基本”的形式中，不难发现现代“威慑”理论。正义、各国及人类的利益都要求我们采取细致、谨慎的方法——而且也要从道德观念出发——来解决这一如此基本、涉及原则和生死抉择的问题。

一位科学家的话使我大为震惊。他其实并不是一个没有道德观念的人，但是，在讨论实施宏大的“防御”计划的可能性及其可预见或令人不安的影响时，他得出的结论却是，纵观各种可能性，他发现继续坚持“诚实威慑”原则最为现实——而且——危险最小，对和平最为有益。撇开他论点的科学和技术价值不谈，将“诚实”与“威慑”两个词并列在一起就必然引人深思。我还记得教皇保罗六世对一个大国政治家所作的回答。这位政治家正是引用了古代罗马智者的话：“要得到和平，就得准备战争”。教皇则以他特有的显而易见的坦率平静地表示了异议，“哦，不！”。当然这位政治家可以回答说目标是相同的，都是为了和平，唯一的区别只在于如何判断选择达到目标的最有效途径。可以把这称作是用现实主义打破理想主义，用现实有力的事实打破宽厚的度量和善意的幻想。

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数千年来，战争被视作进行征服、赢得荣誉的手段。向外扩张，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民族、力图称霸、控制他人的国家多少都习惯于接受这种看法；战争是征服者和战略天才们摘取桂冠，获得权力的途径。我不必在此回顾经过多么漫长、艰难和断断续续的演变，人类才一点点逐步意识到这一概念和它激发的行为在道德上是不能接受的。不断发动战争的君主和民族——天知道有多少——逐渐越来越觉得必须否认是他们首先发难，或者有必要援引最有力、甚至是无法辩驳的理由为拿起武器作辩护。现在，谴责使用武力、甚至是武力威胁迫使他人承认自己真正或声称拥有的权利已被视为国际法公认的原则，人们只有在遭受外来强加战争之苦或必须自卫的情况下，才可以合法地诉诸武力。即便因为预料或害怕他方袭击而进行“第一次打击”防止袭击，原则上也都是有一定的条件为前提，即谁都不愿意别人说自己要对“第一次打击”负责。这种态度产生于法律和道德的考虑，由于“进步”使敌方军队拥有武器的毁灭性潜力日渐增大，那便是取胜者也日渐难以“承受”战争的后果，人们更信服地采取了这一态度。原子弹在历史舞台上的出现终于导致了政治哲学的决定性危机，因为这一哲学从未，而且至今仍未能在各国、各民族关系中摒弃战争的观念。

核武器的毁灭性后果在空间上超出了战区本身，在时间上超出冲突时期。核武器的特点就是使被袭击者毁灭，使袭击者自我毁灭，这一恐怖的潜在可能性导致了

一个新概念的产生——“为防止使用武器而生产武器”。武器存在本身就足以充当可靠的威慑来防御可能的袭击。但是武器在世界上恐怖的存在危险很快就显露出来：威慑——即使是最有力的威慑——的有效性与发展同互不信任相关的自卫机制诸因素的优势之间的界限仍很模糊，只要武器唾手可得，由于一时的惊慌失措，或由于现代人用以补偿自身集中及反应缓慢和能力不足的精密电子元件运转失灵或出现错误，要跨越这条界限轻而易举。无论如何，即使是“可靠的”威慑也不能排除真正进行威胁着要进行的报复。由于使用核武器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而且能造成毁灭性的后果，因此核武器特别易于造成上述情况。但是，我们也不应该把其他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甚至那些日渐精密、在大小各国武器库中日益增多的所谓常规武器排除在外。

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坚定地相信现在必须从人类手中除去他们用以相互发动战争的工具——换句话说，我们必须逐步达到裁军的目的。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相对现代化的概念，然而，鉴于目前的事态，它却日渐必要。尽管如此，但遗憾的是，似乎发表庄严的原则宣言和坚持一般的意愿仍然比深入问题的具体细节简单容易。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战后新成立的联合国将消除核武库和主要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列为其首要的宗旨之一，后来又加上了常规武器问题。自1978年至今，已召开了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联大。你们大家远比我更清楚地了解1945年至今这一裁军谈判会议逐渐得以成立的历史。今天，我很高兴地向裁军谈判会议致敬，这不仅是因为它极端重要，尽管成员必须有限却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而更多地是因为它做出的工作和仍将要的工作。你们这个会议是联合国负责就军备控制和裁军进行多边谈判的机构。的确，当今最尖锐的问题，即原子武器问题，事实上取决于两个主要核大国。但是，这一问题也并非与你们毫不相干，正因为如此，你们才以特别的兴趣注视着这一议题的发展，同时与全世界一起对谈判取得的积极成果表示满意，并希望谈判在此基础上象各民族所期望的那样进一步取得进展。

你们裁军谈判会议还将核武器各个方面的问题归入了构成会议所谓“十诫”的项目之中，而且诸如禁止核试验、停止军备竞赛、进行核裁军及防止核战争等问题也一直是会议的议程内容。即便你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并未取得实际成果，但却表明

了裁军谈判会议对这些问题抱有极大的兴趣，因此应该继续努力进行这种工作。

紧接着苏美两国对裁军问题采取新态度之后，国际局势因此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这必将对促进在你们的职权范围内，即多边领域内取得进展产生积极影响。你们对工作的兴趣和可望在将来取得的成功通过日益被视作必定相互补充的双边与多边办法，推动和鼓励人们想免除人类经受威胁生命和进步的大量武器造成的梦魇这种良好愿望，从而必定会反过来进一步改善国际局势。

这样说来，你们裁军谈判会议可以在极广泛的领域作出努力。广泛、极端重要、而且困难重重。你们为推动进行真正的谈判、进行探索性讨论这种谈判阶段本身之前必须的准备所作出的努力，你们的努力值得受到承认。当然，指导你们决定的一致规则必然会拖延会议的工作，但是，因为你们讨论的问题关系到各国及国际社会的安全，所以，适用这一规则的原因是可以理解的。它导致的困难和拖延极易引起某种悲观和泄气，这特别是因为你们行动范围的“多边”性质不仅仅涉及大量国家，而且还涉及大量有关裁军的问题。毕竟一个拥有武器，把安全建立于武器之上的国家，在其他国家不准备放弃能够威胁这种安全的其他武器的情况下，不情愿放弃自己的武器是自然不过的事。但是，无论这一任务多么困难、巨大，都不应该使你们放松或减少努力，因为你们的努力之所以维持，是由于你们意识到自己在为对人类具有极端重要性的事业工作。

全面彻底裁军、建立无武器世界的梦想时时在人们头脑中萦绕，以它的美好吸引着人们，也许太美好了，美好得难以实现。裁军有利于和平，然而它也需要和平才能得以实现和维持。和平要得以实现和维持，则需要正义。普遍的正义则需要建立一个超越各方、受到普遍承认和接受，并有途径执行决定的权威。在古时候的以赛亚书预言中（它在纽约联合国也找到了一席之地），写道：“他们将化剑为犁，化矛为耜；国家将不再会相互大举干戈，也不会再识战争之面。”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作为此种令人欢迎的变化的前提：“他将在各国中作出审判，他将对许多人提出责难”（以赛亚书第二、四章）。

“他将作出审判……”：但是今天谁将作出审判呢？面临我们眼中这个缺乏逻辑、服从于象狹隘极端民族主义，或各种族、各意识形态、各利益相互对立争雄一

样强烈的自私冲动的现实的，不是梦想，而是政治逻辑，特别是道德的要求。在不放弃这一看法的同时，有必要审视这一现实。在可能且时机允许的情况下，时刻考虑到道德观及人类永不应放弃的最终理想构成的约束，以便尝试着改善现实的诸因素。（我很喜欢“不着眼于不可能的目标就不能取得可能的成就”这一说法，而且我发现这话不假）。

1979年，你们的“十诫”用一幅雄心勃勃的图画绘出了你们可以作出努力的领域。其中因为问题的严重性和联合国大会给予的重视而值得注意的就是化学武器问题。裁军谈判会议长期以来在这一领域积极活跃，并意识到“作为优先任务，就缔结全面有效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销毁化学武器的多边公约进行谈判，并保证公约的拟定”是“自己的责任”。去年，它又重新成立了特设委员会，授之以职权范围，以求推动这一进程。教廷希望在最近由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签署国及其他国家参加的巴黎会议所取得成果的支持下，在呼吁你们作为紧迫问题加倍努力的要求推动下，你们的工作能获得世界期待着尽快获得的成功。这一结果将会与人类在核武器领域期望的结果相似，因为人们永远牢记着化学武器已经造成，并能仍旧造成的恐怖，牢记着化学武器在使用后几十年仍存在的持久的有害后果。谈到这一点，我认为即使承认实行裁军过程中存在许多技术及法律问题，任何安全问题的辩解也都不能作为有根有据的理由提出来反对全面、无保留裁军的目标。如果说残酷和伤及平民在某种程度上是任何现代武器的特点，那么，就化学武器及与之相似的他种武器而言，残酷的因素可以说只是残酷而已；即用以作“威慑”的其他类武器所固有的相应军事意义上的优势——毫无定论，甚至在某种情况下毫无道理的优势——在这里则荡然无存。

剩下的便是有效的核查及控制体系的问题。要维持仍被视作维护和平必要因素的均衡，特别是在战略领域的均衡，这个问题在全面消除或“逐步均衡”裁减武器的一切其他方案中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你们裁军谈判会议必定能为此问题提供一个引人注目的中心，做出在我看来极有价值的贡献。

通往和平的道路漫长而艰难。毫无疑问，裁军是获得和平最有效、最基本的途径之一，但是裁军的道路也并未简短平坦，而且特别是它还仍然不足。更为必要的

是达到道德和政治上的裁军，力图在消除武器的同时，尽可能地消除，或至少是减小驱动人类和民族使用武器的动机，即一方面是控制和压迫他人的欲望，另一方面是害怕自身的存在、自己的权利与切身利益、独立、自由等比生命本身更重要的东西遭受侵略这种合理的恐惧。建立信任措施在各国间关系中日益赢得更多数的接受。我们必须促进和发展这些措施。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推动和改善政治对话制度，通过利用各种可能的调解、斡旋和仲裁形式加强这一制度——甚至作出适当安排使之具有强制性。在目前的形势下，联合国及其自身各组织是国际社会在此领域掌握的最好工具。我希望你们能原谅我在此顺便提及，由于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智利和阿根廷之间进行了调解，教廷能够在极为关键的时刻为南美洲南部地区做出了努力。

国际法要跨过漫长的道路才能有效地协调和平这一最高事业与大小各国的主权、合法权利和利益。这是一个崇高的任务，应由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家及政界人士、国际生活的领袖及科学家们义不容辞地担负起来。裁军谈判会议与这一任务并不陌生，这基于多种原因，其中特别是因为裁军在某种意义上与扩大各国及国际社会应对教皇保罗六世称为“和平新名称”的发展挑战所需的资源密切相关。正是以和平——必要、困难，但是可能的和平的名义，我谨最诚挚地祝愿你们及你们会议的工作取得成果。

主席：我感谢红衣主教阿戈斯蒂诺·卡萨罗利阁下作为教皇陛下国务卿所作的重要发言。

我们继续进行今天的工作。按照工作计划，本会议开始审议议程项目1和2，即“核禁试”和“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但是，根据会议议事规则第3条，任何会员国都可以随其意愿，提出与会议工作相关的任何议题。

按上一次全体会议所作的宣布，我今天将非会议成员国要求参加会议工作的申请提交会议通过。等登记发言的代表发言完毕，我们将首先开非正式会议，讨论这些问题，此后，马上复开全体会议，正式确定我们在非正式会议上可能达成的决定。

今天登记发言的有捷克斯洛伐克、缅甸和中国的代表。现在，我请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瓦纳伊尔大使发言。

瓦纳伊尔先生（捷克斯洛伐克）：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今天在此与你一样向教廷国务卿阿戈斯蒂诺·卡萨罗利红衣主教阁下表示欢迎。今天上午，我们饶有兴趣地听取了卡萨罗利红衣主教的发言，极为赞赏教廷对当今人类面临的紧迫尖锐的问题给予注意。主席先生，请还允许我祝贺您就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我祝愿您及在您领导下的本次会议在解决议程中各紧迫重要的问题时取得进展。我国代表团还愿感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阿达卡尼大使去年九月担任会议主席时所做的积极工作。我也愿感谢主席先生本人和其他欢迎我担任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新任团长的裁军谈判会议的同事，感谢他们友好的话和良好的祝愿。我期望在解决本次会议应当解决的问题时与他们进行更有成效的合作。

重返故地总让人觉得激动，觉得兴趣盎然，重返自己曾目睹并协助审议重要国际裁军和军备控制协定的国际机构，这种感觉就更为强烈。我们审议的那些裁军和军备控制协定现在仍然有效，它们在遏止各种武器类别和各种情况的军备竞赛方面仍发挥着无可辩驳的积极作用。

当然，如今的裁军谈判会议所处的国际形势与其前身所处的形势大不相同。此外，近几年来，国际局势变化迅速，对话代替了对抗，这些富于建设性的对话已在裁军、缓解紧张局势、解决地区性冲突以及进行人道主义领域的合作等方面带来了明显的成果。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的几个星期，这种情况尤为突出。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维也纳后续会议结束工作时，通过了许多重要决定。华沙条约组织的一些成员国宣布了它们单方面大幅度裁减军队和军备的决定；巴黎会议也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呼吁，要求尽早禁止和消除所有的化学武器。

这种积极的发展对裁军谈判会议的进展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在此方面，我们同意印度国务部长、苏联代表团团长和其他许多人在前几次会议上的发言。我们充分意识到要解决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并非易事，然而，我们也同样认为国际社会不应坐失已有的良机。

裁军谈判会议的成功进行要求各方抱有达成均衡折衷的真诚愿望，以富于建设性的精神采取果断的行动，裁军谈判会议不应该是个对抗的场所，目的不在于在毫无结果的论战中占“几分”上风，谈判中，所有与会者的合法利益都应受到尊重。

我们满意地注意到由于人们对裁军谈判会议的兴趣日渐浓厚，国际关系中出现了新的气氛。现在已有21个不属会议固定成员的国家参加了会议的工作，数量之多，前所未有，我们对所有这些国家、特别是第一次要求参加会议工作的国家，表示欢迎。

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认为裁军谈判会议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足以成功地解决有关进行核裁军和完成《化学武器公约》的优先问题。自然，也不能一方面就此方面的问题进行讨论和谈判，另一方面把军备向外空扩展。

捷克斯洛伐克并不认为我刚才提及的任务只是一个崇高却渺远的目标，我们随时都愿意为实现这些目标做出贡献，愿意采取具体步骤，包括单方面的步骤，只要这样能带来希望，导致积极的发展。

1月5日，即巴黎会议两天之前，捷克斯洛捷克政府发表了有关禁止和消除化学武器的声明。该声明重申捷克斯洛伐克不拥有、制造或在境内储存任何化学武器，也没有生产、发展化学武器的设施。在此领域内进行的一切科学研究都仅只是出于防止化学武器的影响及出于其他和平目的。

我们赞同防止化学武器的进一步扩散，并愿意随时尽我们所能为此做出贡献。出于这一目标，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通过了立法措施，规定对双重用途化学品的出口实行控制。在此，我愿强调指出这一措施的唯一目的就是力求为化学武器的不扩散做出贡献，而不是歧视对待任何国家，我们还认为这不会妨碍和平发展化学工业时进行国际合作。上述声明的全文收录在第CD/878号会议文件中。

自这次会议开始，所有发言的代表事实上都对巴黎会议及其《最后宣言》表示欢迎。我们同大家一样，也认为巴黎会议是一次重要的政治集会，既肯定了《日内瓦议定书》的效力，同时又呼吁审议一项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并尽早销毁一切化学武器的公约，以此作为防止使用化学武器最可靠的保证。捷克斯洛伐克认为这是一个极其紧迫的任务。有人争辩说确定最后期限过于主观臆断，不适合于裁军谈判。如果说提议的最后期限完全脱离就相应议题进行的具体谈判，那么情况也许的确如此。但是，就化学武器的问题而言，我们已经为制定公约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因而可以说在巴黎和最近在这个会场上提议的达到目标的时间期限不仅是相当现实的，而且还可能有助于我们所有的人牢记自己庄严作出过的承诺。

《最后宣言》第3段要求所有国家为日内瓦的谈判做出贡献，一旦公约缔结完毕，即立刻加入。正如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前述声明中已指出的：我们随时愿意成为第一批加入《化学武器公约》的国家。我们认为1989年1月25日至26日我们对波希米亚中部地区的Mníšek镇一家化工设施进行的国家视察是对公约早日缔结的一种贡献。接受视察的设施生产附表(3)化学品。我们将马上提交这次视察的报告。

我们同本次会议及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的许多代表一样，认为地区性的措施也能对关于化学武器公约的谈判做出极大的贡献。考虑到这一点，我国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起，早在1985年就提议在中欧建立无化学武器区这种无化学武器区一旦建立，无论它是在欧洲还是在世界其他地区，都将限制化学武器的扩散，减少使用化学武器这一危险。这样，就能加强在全球禁止化学武器的努力，并为早日达到这一目标创造良好的条件和政治气氛。

自去年11月底，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召开了两次会议，以便能在所谓休会期间继续公约的工作。我们认为这六个星期中所做的工作十分有益。在委员会主席，波兰苏伊卡大使的领导下，我们在一系列问题上取得了某些进展，消除了过去使委员会工作复杂化的一些障碍。特设委员会在其主席、法国莫雷尔大使领导下1989年度会议的工作刚刚开始。我们对有关第六条的问题即将得到积极讨论表示欢迎，我国代表团也希望尽快对质疑性视察的问题给予适当注意，就这一问题达成的协定将是形成发展《化学武器公约》一般性核查模式的主要步骤。

我们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认为，裁军谈判会议给予《化学武器公约》优先注意，这决不应当导致搁置、忽视其他的紧迫问题，其中首要的就是核禁试问题。如果多年前就为核禁试设立了特设委员会，如果现在我们手头能有象为《化学武器公约》准备的文本那样一份长长的有关核禁试的文本，我们早就会表示过欢迎。也许这个比方显得有些牵强，但是，如果大家都能表现出进行建设性对话的意愿，到1982年我们真正开始成立核禁试问题特设工作组时，大量的工作也许就早已完成。可是，过去五年来，我们一直在会议上讨论附属机构的职权范围，会场之外发生的有关核禁试的新事态对这种讨论几乎没产生任何影响。我国代表团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应该摒弃自己全力扮演的被动角色，能最终为将来的核禁试开始进行具体的工作。去

年 8 月，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提交了一份有关相应特设委员会职权范围的草案（CD/863），以前这份草案被视作为非正式的主席职位建议而得到过讨论。我们这么做，唯一的起因就是希求裁军谈判会议能“作为缔结核禁试条约的第一步”，着手“就具体和相互关联的禁试问题进行实质性的工作，包括条约的结构、范围、核查和履行”。我们应该承认苏美双边会谈以及负责处理地震数据传送问题的科学专家小组所取得的进展，现在这么做为时还不晚。同时，我们还应该承认《中导条约》的缔结和成功执行以及苏美两国就削减战略核力量在更高一阶段进行的谈判使得当今的形势截然不同于核禁试被称为“长期”“最终”目标时的形势。

本会议的议程中还列有另外一些重要项目，我国代表团将依次谈及。但是，在结束今天的讲话之前，我愿提请您和会议注意我国代表团分发的第 CD/887 号文件。该文件中收录有关于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军裁减人员、军备和进行组织变革的声明。这份今年 1 月 28 日在布拉格发表的声明规定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军将裁减人员 12,000，捷克斯洛伐克 1989—1990 年度军费开支将削减 15%，武装部队将减除并逐步销毁大量军备，确切地说，包括 850 辆坦克、165 辆装甲运兵车和 51 架战斗机。

我们认为这一决定是逐步实现我们倡导的在华沙条约组织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分界线地区建立信任、合作和睦邻关系区的初步尝试，同时，它表明我们遵守并积极支持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去年 12 月 7 日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提出的建议。我们即将采取的步骤着眼于加强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军的防御特点，为即将开始的维也纳谈判创造有利的条件。正如前述声明中指出的：如果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愿意采取适当的措施，捷克斯洛伐克准备继续进行裁减。

主席：我感谢捷克斯洛伐克代表所作的发言和他对主席所说的友好的话。鉴于卡萨罗利红衣主教阁下访问日内瓦期间还有其他紧迫的约见，我想把这次全体会议暂停一下，以便送他离开会场和万国宫。

会议于上午 11 时 10 分暂停，于 11 时 20 分继续举行。

主席：裁军谈判会议第488次全体会议复会。现在，我请缅甸代表昂丹大使发言。

昂丹先生（缅甸）：主席先生，首先，我愿向教廷国务卿阿戈斯蒂诺·卡萨罗利红衣主教阁下表示欢迎和祝贺。尽管他责任繁多，但是仍然尽可能地来到我们中间，在裁军谈判会议上发表讲话。我们感谢红衣主教阁下莅临本会议，发表重要讲话。

我愿代表我国代表团，并以我个人的名义，衷心祝贺您担任裁军谈判会议1989年2月份主席。您代表的国家——意大利——在国际和平与安全事业中，率先作出过许多重要的外交倡议；此外您本人具有丰富的多边裁军谈判经验和专门知识，我相信这将为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做出积极的贡献。我也愿感谢您的前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阿达卡尼大使在1988年9月及休会期间极其老练地主持了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

我是在1988年会议临近尾声时来到日内瓦就任的。回顾同事们为我说过过的热忱的话，我满怀感激，愿再次向他们表示感谢，并致以同等友好之意。我还愿借此机会欢迎刚刚加入到我们中间来的新同事：印度夏尔马大使、巴基斯坦卡迈勒大使、瑞典许尔特纽斯大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迎策大使、比利时马莱大使、澳大利亚里斯大使、肯尼亚布勒特大使和捷克斯洛伐克瓦纳伊尔大使。我期待着与他们每个人都建立密切的官方和个人合作关系。

我更想抓住这次机会表达我国代表团对法国政府怀有的最诚挚深切的感谢之情，感谢它主办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巴黎禁止化学武器会议，并给予包括我国代表团在内的所有与会者热情慷慨的款待，提供最为令人满意的服务。法国政府的这一主动行动极为适时，也是在恰当的历史时刻受人欢迎的一步。我还要赞扬在这一庄严的机构发言并正式提交2月7日巴黎会议最后文件的法国外交部长罗朗·迪马阁下。他的发言对所有参加裁军谈判会议的代表团都是一个鼓舞和激励。

在裁军谈判会议1989年会议之始，纵观世界政治局势，我们可以发现许多令人振奋的迹象。巴黎禁止化学武器会议发动的政治势头将会进一步推动裁军谈判会议中关于化学武器的谈判。苏联单方面宣布开始销毁它储存的化学武器（美国在此之前也宣布了销毁它旧有化学武器储存的计划）。苏联及其盟国还单方面宣布了

另一措施，准备裁减它们在欧洲的常规力量。美国和苏联战略武器谈判中就削减战略核武器的谈判进展顺利，东西方关于裁减常规武器的谈判下个月将以新的活力在维也纳开始。所有这些事态发展形成了一个乐观的气氛，我们大家都有责任争取取得尽可能大的实际成就，把这种乐观与希望变为现实。

过去两年里，裁军谈判会议中关于化学武器的谈判进展速度有些缓慢下来了。值此时期，化学武器威胁的阴影日渐扩大，缔结关于化学武器公约的需要更加紧迫。我们要求所有国家，无论大小，都在高级政治级别重新作出政治承诺，以便打破这些谈判中的消沉状态。巴黎禁止化学武器会议正好适应了这一要求。《巴黎会议最后宣言》除其他方面外，强调了早日缔结化学武器公约的必要性，要求裁军谈判会议加倍努力，作为一个紧迫的问题，迅速解决剩余的问题，尽早缔结公约。我们可以认为这份措词庄严、强烈的《巴黎会议最后宣言》就是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今年工作任务的委任书。在《最后宣言》这一庄重、严肃的政治承诺的鼓舞下，迫切需要裁军谈判会议今年加快步伐，在完成详尽拟定化学武器公约草案的任务中以新的生气与活力向前奋进。

对于化学武器公约生效后过渡阶段保证安全毫不削弱的问题，有人提出了一些疑问。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不想在此探求它的实质或进行细致的讨论。但是，通过重申我国代表团的立场，我希望强调指出我国代表团坚信要加强各国的安全，只能靠早日缔结和执行化学武器公约，而不是推迟这一进程。现在，几乎不必回顾历史或进行深入研究就能认识到使用化学武器的可怕现实。化学武器扩散的危险已日益扩大，我们必须在形势发展失去控制之前就采取行动。防止化学武器的危险、维护安全的唯一长期保证无疑就是通过尽早缔结公约，在全球普遍禁止化学武器。甚至在达到这一目标之前，也必定有一些可行的措施可以有助于建立信任。美国和苏联是宣布自己拥有化学武器的唯一两个化学武器国，它们将在公约生效以前开始单方面销毁储存的化学武器。而且一旦签署了公约，签署国就有义务避免进行损及公约目标的活动，当然，除非它们最后明确表示不愿意批准公约。因此，即便在公

约生效之前，就存在某些制约，这些制约尽管缺乏法律约束性，不是法定的义务，但是可以排除或减少签署国使用化学武器的危险，因为此类情形最为恶劣的违约显然会损及公约的基本目标。

议程项目 4，即化学武器方面已有了真正的进展，令人宽慰；但是，裁军谈判会议的优先问题，即议程项目 1、2 和 3 这些与核有关的问题却了无进展。议程项目 1 “禁止核试验”是我国代表团极为重视的一个优先项目。裁军谈判会议已就需建立禁止核试验特设委员会达成了普遍协议，意见分歧只在于特设委员会的职权范围问题。

去年 12 月在其第四十三届会议上，联合国大会以 136 票赞成，4 票反对，13 票弃权的绝对多数通过了题为“停止核试验爆炸”的第 43/63A 号决议。该决议除其他方面外，呼吁裁军谈判会议所有成员国促使会议在其 1989 年会议开始时成立一个特设委员会，以便就缔结全面停止核试验爆炸条约进行多边谈判。决议还进一步建议裁军谈判会议应该为特设委员会成立两个附属工作组，一个负责条约的内容及范围问题，另一个负责执行与核查问题。

第 43/63A 号决议的主要指向与第 CD/829 号文件所录的 21 国集团建议是一致的。我国代表团认为第 CD/829 号文件为就特设委员会职权范围草案达成一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寻求适当方案的努力应该以第 CD/829 号文件为基础，同时兼顾考虑联合国大会其他有关决议和建议，如联合国大会第 43/63A 号决议和捷克斯洛伐克 CD/863 号文件。

为了尽快打破在职权范围草案问题上所陷入的僵局，我愿建议主席先生您与小组协调员以及赞同前述建议的有关代表团进行深入磋商。

至今为止，裁军谈判会议仍未能有效地解决议程项目 2，即“停止核军备竞赛和进行核裁军”问题。按照目前的议事规则，裁军谈判会议解决这一问题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由特设委员会进行讨论。遗憾的是裁军谈判会议至今仍未能就这一重要的议程项目成立特设委员会。我国代表团认为核裁军谈判涉及所有国家的切身利益，因为核武器的存在及其在数量、质量上的发展直接威胁着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

家两方面的安全。由于核武器对安全构成的威胁具有普遍性。两个主要核武器国家进行的双边谈判决不可能替代寻求普遍适用裁军措施的多边努力。我国代表团坚信裁军谈判会议，作为裁军领域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应该在裁军这一最为重要的方面发挥作用。

目前，两大强国的双边会谈已产生了《中导条约》这一成果，进入了谈判裁减战略核武库50%的关键阶段，值此之时，双边领域业已取得的令人振奋的进展应该推动裁军谈判会议这一多边论坛就核裁军进行认真谈判。因此，我国代表团赞同就议程项目2成立特设委员会，并授之以适当职权范围，此种职权范围应以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第50段为基础，以便进行多边谈判，达成附有充分核查措施的协定或协议，从而按适当阶段，停止核军备竞赛，大幅度削减并最终消除现有核武器。

我国代表团认为，议程项目1和2在裁军谈判会议上受到了极大的关注，然而，议程项目3，即“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我国代表团认为当今国际社会首要关切的问题就是防止核战争，因而，我们最优先考虑这一议程项目。

就议程项目3进行深入的磋商还是在1984年。这些磋商几近达成一致，但是从未彻底进行并得出成功的结论。然而从那以后，裁军谈判会议就再也没有就此问题取得任何进展。裁军谈判会议就议程项目3进行认真、深入的磋商还是许久以前的事了。也许，根据两大强国双边关系近来的发展，又该重新审视多年来处于低姿态的这一议程项目，并加倍努力以求在此方面取得进展。我国代表团赞同象对待裁军谈判会议其他各议程项目一样成立特设委员会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然而，在就加倍努力成立特设委员会未能达成普遍一致的情况下，探求寻找充分适当的组织性安排以解决议程项目3实质问题的可能性也不完全是不恰当的。

外空军备竞赛迫在眉睫的威胁使得我们绝对有必要及时地采取紧急措施防止此类军备竞赛，以免为时过晚。外空军备竞赛将会给防止核战争增加新的内容，必定会使得减少核战争危险的努力加倍困难。裁军谈判会议特设委员会讨论这一议程项目至今已近第五年，我国代表团认为特设委员会在过去四年中进行的有益工作以及

后来在此领域的发展应该在特设委员会的权限及工作纲领中得到充分反映。前几年议程项目 5 特设委员会的成立一拖再拖，我们希望看到议程项目 5 特设委员会迅速得以成立，以便能尽早开始进行实质性工作。

消极安全保障是长期存在的问题，它关系到无核国家极大的利益。我们都同意防止使用和威胁使用核武器最有效、最好的保证就是完全消除核武器。但是，在达到这一目标之前，消极安全保障是保证无核武器国家不受使用和威胁使用核武器危害的重要和不可或缺的措施。至今为止，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向无核武器国家提供了无条件的安全保障。

特设委员会在裁军谈判会议去年的会议上对消极安全保障问题进行了热烈而有趣的讨论。寻求消极安全保障是一个堪当称赞的有益尝试，是值得迈出的一步。我们应该更细致地审视各种可能性，找到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消极安全保障“共同模式”安排，满足无核武器国家的最低要求。特设委员会去年多次辩论过的单一共同模式办法和“分类”办法值得受到进一步的探索和分析。

综合裁军方案如果在范围上真正全面，而且是真正一致通过的文件，则完全可以作为我们大家进行裁军努力极有价值的指南。自 1981 年至今，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委员会在其主席——墨西哥的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的有力领导下，八年来一直在从事着拟定综合裁军方案草案文本的工作。根据特设委员会目前的职权范围，今年是向联合国大会提交全面裁军方案确定草案文本的最后期限。因此，特设委员会如果要在最后期限内完成任务，就得作出紧张的工作日程安排。我国代表团认为，综合裁军方案的优先次序和原则必须以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中包含的优先及原则为基础，而且必须反映出《最后文件》以后的种种发展。综合裁军方案草案文本中仍有许多括号，一些代表团在草案文本中就某些特定段落所作的保留意见反映出方法的基本区别。

改进裁军谈判会议工作并提高其工作效率是我们每年定期审查和讨论的问题。七人小组（“七智者”）的工作干得很好，1987 年 7 月 24 日的 CD/WP. 286

号报告和1988年4月12日的CD/WP.341号报告都是小组做出的宝贵贡献，为将来讨论问题奠定了有益的基础。我国代表团认为，裁军谈判会议不应该仅仅满足于讨论这些报告中的建议和提议，而应该找到某些途径和方法来执行报告中可望成功的建议，把它们变成切实的措施。原则上，我国代表团支持七人小组继续开展工作；但是，有必要，也应当授之以新的、确切的职权范围，以确定小组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谈到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时，如果不提及会议秘书长米利扬·科马蒂纳大使及其精干的职员们发挥的重大作用，我觉得是渎职。没有他们对工作堪称楷模的尽心尽职，会议的工作就不会象现在这样顺利，这样宜人。

回顾过去，特别是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我清晰地记起第一委员会或大会全会的代表在谈到裁军时，都习惯于用一个庄严的句子给世界敲一警钟来结束他们的发言：“不是裁军，就是灭亡”。古代与现代的历史中战争及永无休止螺旋上升的核军备和常规军备竞赛的徒劳无益使我们每个人都清楚地认识到过去恐怖的警告似乎无需多提。按照我在开篇提过的新近获得的乐观精神和希望。我愿这样简单地结束我的发言：

“前进，创造更正常的世界／让人类永无战争／只有和平与昌盛”

主席：我感谢缅甸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我和我祖国说的友善的话。现在我请中国代表范大使发言。

范先生（中国）：裁军谈判会议今年春季会议是在新的形势下举行的。当前全世界正在从对抗转向对话，由紧张转向缓和，国际形势正在发生转折性的变化。

在过去的一年里，美苏根据已签订的条约，双方在严格的核查下开始拆除和销毁它们的中程和中短程导弹。这是自核武器问世以来，苏美达成的第一个裁减其核武器的协议，并正在实施。在第43届联大期间，苏联主席戈尔巴乔夫宣布了两年中准备削减的兵员和常规武器的数量。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召开的第三届裁军特别

联大是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会议表明了国际社会对维护世界和平、反对军备竞赛的共同愿望，对推动裁军进程是有益的。

在过去的一年里，处于不同地区和不同情况的“热点”，都在降温，有的已经采取，有的正在寻求政治解决的办法。政治解决地区冲突的势头正在日益增强。

与此同时，联合国在推动解决重大国际争端方面，也进一步发挥了积极作用。

总之，在过去的一年里，国际局势有了显著改善。国际事态的这些积极的发展，是令人欣慰和鼓舞的。国际形势趋向缓和，有助于争取实现裁军的努力。国际社会希望在裁军方面取得更多的进展，进一步推动国际形势的缓和。

国际形势所以出现转折性的变化，固然同各国推行的政策有关，但，究其根源，这是战后四十多年来世界各国人民为维护和平、制约战争而进行的共同努力和国际形势演变的结果，也是历史发展的要求。

战后历史的特点之一，是各国人民独立自主意识的不断增强和为维护民族独立与国家主权而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斗争。广大中小国家都不愿再任人摆布，十分重视维护自己的主权。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断遭到失败。

战后历史的另一个特点，是用军事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已越来越行不通了。大国对小国进行的几场侵略战争，无不因为受到坚决的抵抗而失败。侵略国本身也不能不付出惨重的代价，并在国际上陷于孤立。少数发展中国家间的纠纷，不幸酿成了武装冲突，其结果也只是使它们都蒙受了不应有的巨大损失，而不利于实现其发展的历史任务。有资格发动世界大战的超级大国，虽然拥有足以毁灭世界多次的核武器，但它们也承认“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

战后历史的第三个特点，是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导致经济的高速发展。有些国家，由于种种原因，军备负担较轻，没有卷入战火，集中力量发展科技、经济、教育，国力有了跳跃式的增长；而热衷于军备竞赛和陷入军事冲突的国家，其经济发展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拖累，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每况愈下。人们日益认识到，一国的兴衰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取决于多种力量要素构成的综合国力，特别是

经济和科技的发展，而不是一味追求军事力量的增强。

当然，国际形势显著好转，并不意味着天下从此太平，也不意味着国际形势不会发生反复和遇到新的挫折。世界上诸多不稳定的因素仍然存在。超级大国互为对手的状况没有消失，而是可能以不同于过去的形式继续下去。现在地区冲突还没有一个得到最后解决，新的冲突爆发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很不平衡。南北差距还在拉大。裁军取得的成果尚是十分初步的、有限的。超级大国在全部销毁它们的中程和中短程导弹之后，仍拥有足以毁灭世界多次的超杀能力。关于削减50%战略核武器的谈判至今仍逡巡不前，军备竞赛迄未停止。目前军备竞赛的特点是减少数量、提高质量，以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研究和发展各种新型武器。人们关切在核武器和运载工具继续更新的同时，军备竞赛还正在向外空发展。因此，维护和平、推动裁军的努力丝毫也不能松懈，裁军问题依然任重而道远。

核裁军和防止核战争在整个裁军领域里具有最优先地位。近几年来联合国连续一致通过了由中国代表团提出的关于核裁军的决议。决议指出，核裁军的最终目标是彻底消除核武器，欢迎美苏中导条约的签订，并敦促这两个拥有最重要核武库的国家进一步履行它们对核裁军的特别责任，率先采取行动以停止核军备竞赛，早日达成大幅度削减其核武库的协议。决议还表示相信，在解决军备竞赛数量方面问题的同时，也要解决其质量方面的问题。

中国一贯认为，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的核武库的两个核大国应率先停止试验、生产和部署一切类型的核武器，大幅度裁减和销毁各自部署在其国内外任何地区的各种类型的核武器。换言之，它们不仅要在量的方面大幅度裁减各种核武器，而且应停止核军备竞赛的质的升级，停止生产新型核武器。在此之后，可召开有所有核国家参加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核裁军国际会议，以商议彻底销毁所有核武器的步骤和措施。

世界各国，不分大小，有核无核，都应享有参与解决核裁军问题的权利。遗憾的是，裁军谈判会议不仅未能成立关于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及防止核战争这两个议题的特委会，而且在非正式全会上对核裁军的实质性讨论也未能继续进行。

正如四十三届联大一致通过的关于核裁军的第 43/75 E 号决议中所指出的：“裁军谈判会议尚未在核裁军领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我们衷心希望，各方认真进行磋商，寻求适当的方式，使裁军谈判会议在这方面切实发挥有益的作用。

在核裁军取得初步进展的同时，人们对常规裁军的重要意义和迫切性也更加重视。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第 31 节指出，军队和常规武器的限制和逐步裁减，连同核裁军措施的谈判，应当坚决地在朝向全面彻底裁军前进的范围内进行，并强调拥有最庞大军事武库的国家对开展裁减常规军备的进程负有特别责任。近年来，联合国大会连续一致通过的中国代表团提出的关于常规裁军的决议，更加明确地肯定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意义。

战后以来，以常规武器进行的战争和冲突造成了生命和财产的巨大损失，并危及世界和平与安全。在常规武器和核武器高度集中的地区如果一旦爆发常规战争就有可能升级为核战争。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常规武器具有越来越大的杀伤力和破坏力。有些国家为维持和发展常规军事力量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而这些资源本可用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因此，常规裁军已刻不容缓。

近年来，有关欧洲的常规裁军谈判出现了令人鼓舞的迹象。1986 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欧洲信任、安全措施和裁军会议就欧洲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达成了协议，这一协议对推动欧洲常规裁军具有积极意义。前不久，欧安会维也纳续会已就新的欧洲常规裁军谈判的职权范围达成了协议，并将于 3 月开始开会。去年 12 月以来，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家都先后宣布了单方面裁减军队、武器和削减军事预算的数量。北约国家也提出了有关欧洲常规裁军的建议。欧洲的不结盟和中立国家也有机会提出自己的意见。总起来说，国际社会普遍欢迎这些事态的发展，并热切期望有关各方尽早就实现欧洲常规裁军达成协议，以有利于欧洲和世界的安全与稳定。

为促进常规裁军取得切实进展，应该考虑一些共同遵循的准则，例如：

1. 两个拥有最大军事武库的超级大国应对常规裁军负有特别责任；
2. 所有国家的军事力量只应用于自卫。应鼓励各国在考虑到保障安

全和保持必要防务能力的需要的同时，加紧努力并独自或在区域范围内采取适当行动，以促进常规裁军的进展和加强和平与安全；

3. 撤除在国外的全部占领军，结束在外国领土上的各种军事占领；
4. 从一个地区裁减下来的兵力和军备不能转移至其他地区；
5. 从常规裁军节省下来的资源，应用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等。

当然，应当看到，不同地区各有自己的特点。推动常规裁军，要结合地区实际情况，方能有效。其他地区的经验不能照搬。不同情况应有不同的处理方法。

中国致力于促进世界和平和裁军，包括常规裁军，不仅积极提出建议，而且采取行动。一旦国际形势许可的时候，中国就主动作出了单方面把军队裁减一百万的决定，并已于1987年完成。我国的许多军用机场、港口，已经改为民用或军民合用。我们相当大部分的军工企业，已转产民用产品。

1989年新年伊始，我们就迎来了巴黎禁止化学武器会议，这是一次高级别的政治性会议。经过与会各国的共同努力，会议最后通过了《最后宣言》，取得了积极成果，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重视和欢迎。

与会各国通过《最后宣言》，明确表示“决心通过全面消除化学武器来防止使用这类武器。它们庄严声明，承诺不使用化学武器，并谴责使用这类武器。”《宣言》强调需要早日签订一项全球性的、全面的、可以有效核查的禁止化学武器的公约。《宣言》还指出，“化学武器只要依然存在和扩散，就有被使用的可能，从而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

中国外长在巴黎会议上阐明了中国对禁止化学武器的原则立场。他重申中国既不拥有也不生产化学武器。中国一贯主张早日缔结一项全面禁止化学武器的国际公约，并将继续积极参加有关的谈判。

中国代表团愿重申以下立场，在坚持重视核裁军和常规裁军的同时，必须把全面禁止化学武器作为迫切、重要的任务和奋斗目标。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国应加速谈判，尽早缔结一项包括禁止研制、生产、取得、储存、保留和使用化学武器的国际公约。新的公约应把解决彻底销毁现有化学武器及其生产设施、保证不再生产新的

化学武器和防止出现新的化学武器作为其首要目标。为确保履约，应规定必要的和有效的核查措施。拥有最大化学武库的国家，应率先保证立即停止发展、生产、转让化学武器，保证决不使用这种武器，并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予以销毁。一切拥有发展化学武器能力的国家，都应停止研制和不生产化学武器。

目前，裁军谈判会议关于全面禁止化学武器的谈判已进入关键性阶段。裁谈会应响应巴黎禁止化学武器会议《最后宣言》的号召，作出“加倍的努力”，迅速解决余下的问题，早日缔结公约。

1988年是航天科技的发展与研究取得显著成绩的一年。在这一年里，苏联首次成功发射了无人驾驶的航天飞机。其宇航员创造了在外空整整飞行一年的新纪录。苏联还发射了两个火星探测器。美国也开始从“挑战者”号爆炸事故的严重挫折中恢复过来，发射了“发现”号等航天飞机。欧洲航天局用其推力最大的“阿丽亚娜”4型火箭同时把三颗卫星送入轨道。我国第一次把一颗气象卫星送上了太阳同步轨道。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在推动各种科技、经济及文化的发展和在促进国际合作方面有着巨大潜力，人类在利用宇宙方面展现出美好的前景。然而，人们在为和平探索和利用外空而感到欢欣鼓舞的同时，也忧虑不安地注意到，用于军事目的的外空活动也在不断增加。特别是外空武器的发展，为和平的外空蒙上了一层军备竞赛的阴影。

现在，外空技术的发展确实处于一个十字路口，或者是迅速采取措施制止在外空出现军备竞赛，使外空能专用于为人类造福的和平目的；或者是无所作为，听任外空成为军备竞赛的场所，把人类置于空前浩劫的威胁之下。所以，防止外空军备竞赛应是裁军领域中的一个新的优先项目。

防止外空军备竞赛列入裁军谈判会议的议程至今已是第八个年头了。外空特委会也已连续成立四年了。特委会的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无可否认工作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我们一贯认为，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有效途径在于禁止一切外空武器，而实现这一任务的关键是对防止外空军备竞赛负有特殊责任的主要空间大

国是否真正具有停止外空军备竞赛的意愿。它们是当前唯一拥有和正在继续发展外空武器的国家，如果它们具有这种意愿，就应当采取切实措施，承担义务不发展、不试验、不生产和不部署外空武器并销毁现有的一切外空武器，在此基础上就可以谈判缔结一项全面禁止外空武器的国际协定。我们应当把握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尽快就防止外空军备竞赛开始实质性谈判。

中国一贯主张对外空的探索和利用必须服务于和平目的，促进世界各国经济、科学和文化的发展，造福于全人类。中国致力于和平利用外空。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已于1988年11月8日通过决定加入《关于援救航天员，送回航天员及送回射入外空之物体之协定》、《外空物体所造成损害之国际责任公约》和《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我国加入上述三公约，必将加强外空活动方面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本届裁谈会开始的时候，正值中国传统的新年“春节”来临。在中国民间的谚语和诗人的著作里，有许多讴歌“春节”的语句。例如，“春到人间万物鲜”、“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等等。“春节”的到来意味着春天的开始，春天充满着新的生机，各种事物都萌发出新的活力。现在裁谈会1989年春季会议已经开始了。我愿借此机会预祝裁谈会在1989年新的国际形势下出现新的活力，取得进展。

主席：我感谢中国代表的发言。没有其他代表登记在今天发言。还有其他代表团要发言吗？没有。

按照本次会议开始时宣布的安排，现在暂时停止全体会议，举行一次非正式会议处理非成员国关于参加本会议工作的请求。

会议于下午12时08分暂停并于12时11分继续举行。

主席：裁军谈判会议第488次全体会议复会。

现在来处理非成员国关于参加本会议工作的请求。为此，我们应就CD/WP.361和Add.1号工作文件作出决定，这两份文件涉及智利和越南提出的请求。如果没

有反对意见，我就认为本会议通过了有关的决定草案。

就这样决定。

主席：今天没有其他事项。我宣布结束此次全体会议。裁军谈判会议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2月23日星期四上午10时举行。

下午12时12分散会。

×× ×× ×× ×× ××